

## 第一章 扛起家計的千金

春困秋乏夏打盹，再加上冬眠，這一年四季，人就沒有清醒的時候。

蜀魄從床上爬起來，閉著眼睛，隨手理了理額前凌亂的碎髮，「大中午的，他們家就不能消停會嗎？」

她拉開房門就瞧見有個黃裙少女坐在院子的臺階上，身旁放著一碗瓜子。

「小姐，您都睡了一個時辰的午覺了，這會兒也該醒了，下午還得去醫館坐堂呢。」少女名叫阿玉，頭髮梳成丫髻，說起話來完全不顧及什麼主僕禮儀。

蜀魄懶洋洋的打了個哈欠，彎下腰隨手抓起一把新鮮的瓜子，走向不遠處的梯子。

「小姐、小姐……」阿玉急忙起身追了過去，「小姐，晉家這樣吵鬧也不是一兩天了，翻來覆去不就是幾位小姐的婚事，咱們就別好事了，您快醒神醒神，咱們去醫館吧。」

「八個女兒，從初一吵到十五，比那梨園都熱鬧，又不用花錢買票，不看白不看。」蜀魄撩起長裙，輕車熟路的經由梯子上房頂。

阿玉攔也攔不住，沒法子只能下面小心翼翼地扶梯子。

蜀魄膽大心細，穩穩的踩著瓦片，找了個觀景的好地方，坐好後伸長了脖子，瞧著對門家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戲碼。

「小姐，今兒個是哪位小姐啊？」有什麼主子就有什麼丫鬟，蜀魄這麼好事的個性，她的貼身丫鬟自也是好不到哪去的，移動到她的腳下就問了起來。

「嘿，今兒換人了，好像是……」蜀魄邊看邊聽，支吾了片刻，一拍大腿，頗為肯定的說道：「晉家的四小姐。」

晉家是姑蘇城的首富，蜀家是無名小卒，按理說他們兩家一個天一個地上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交集，然而晉家的後門和蜀家的正門就一街之隔，晉家後院有什麼風吹草動，蜀家大都能聽個七七八八。

「啊！對對對，小姐，您不知道吧，晉家的四小姐是外室女，年幼時被接回，同揚州的謝家二公子指腹為婚，聽說啊，前些日子謝家來了帖子，說是要退婚。」蜀魄在南城的一家醫館當大夫，阿玉整日跟著她在市井上亂竄，結交的都是些三教九流，這姑蘇城的小道消息，她知道的可不少。

「哎，不就是椿婚事嗎，滿大街的男人，他們晉家有權有勢，還愁女兒嫁不出去？」蜀魄嗑著瓜子，饒有興趣地看著一群女人拉扯在一起，幾個男人圍在周圍，跟著乾著急。她嘖了兩聲，連連搖頭，「退了就退了，以死相逼，犯不上犯不上。」

「小姐，被退婚對女兒家來說可是、可是……」阿玉琢磨了一會兒，沒想到什麼好詞，「您以為人人都同您似的，心大無邊啊。」

阿玉話裡有話，不過房頂上的蜀魄聽著也不惱，反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細看，似笑非笑，也不知她是氣還是不氣。

「話得說明白了，當初他可沒說要退婚，是妳小姐我有自知之明，想著別耽誤人家兒郎的大好前程，我那可是菩薩心腸。咱們離開皇城的時候，他可一句話都沒說，人都沒露面，這不是禿子頭上的蝨子，明擺著嘛，這門婚事人家根本就不想要。」蜀魄看得興起，大有想要站起來的意思。

阿玉自小就跟在蜀魄身邊伺候，深知她們家小姐的性子，忙招呼道：「小姐，坐好了，您要是從這麼高的地方摔下來，出不了診，咱們家下個月的房租怎麼辦？買米、買油的錢從哪兒出？」

房頂上傳來一聲輕歎，想想肩上的擔子，這家裡可有三張嘴要吃飯呢，蜀魄心下一沉，不敢再造次了。

「小姐，別說人家對這門婚事沒心思，您不也不想結這門親嗎？那位可是皇城多少姑娘的夢中情人，只有您每每見面就繞道走，和見了閻王爺似的。」

她們當初為什麼要離開皇城？她心中猜測，有一半的原因是小姐想躲這門親。也不對，人家對小姐沒那個意思，那小姐應該是想著眼不見心不煩吧。

「我說，這晉九郎倒是有幾分姿色，不愧是富貴人家的公子，不比皇城的那些公子哥差。」蜀魄手裡的瓜子嗑完了一半，看戲的興致越發高漲。

晉家老爺的感情生活太過混亂，一共九個孩子，其中八個女兒，只有最後這個才是兒子，八個女兒中還有兩個是外室女。俗話說三個女人一臺戲，他們晉家數數人頭，都夠唱七八臺的戲了。

「小姐，非禮勿視，那晉家少爺再俊俏，也和您沒關係。您啊，還是多把心思放在病人身上吧。下個月月初又要交租金了，咱們口袋裡有幾個錢，您心裡還沒數嗎？」

蜀家人口單薄，除了兩人，還有蜀魄的娘劉氏。劉氏人到中年，皈依了佛門，目前在家裡帶髮修行，每日食素，家裡的大小事統統不過問，都由著蜀魄和阿玉折騰。

「行了，行了，別念叨了，耳朵都要生繭了。」蜀魄輕哼一聲，攥著一手的瓜子皮站起來，有些戀戀不捨的張望著晉府的熱鬧，這免費的戲看看也就得了，她還得出門賺銀子呢。

一瞬間，她瞧見那晉家九郎抬頭看了她一眼。

蜀魄做賊心虛，這畢竟是人家的家事，她這是赤裸裸的偷窺，急忙幾步退到了房簷邊上，順著梯子爬了下來。

下面的阿玉看得心驚肉跳，張著嘴就差喊出來了，待到蜀魄站穩了，急忙跑上前，小手攥成拳頭不輕不重的捶了蜀魄的肩頭兩下，「小姐，您能不能讓人省點心，這麼這麼高，您……」她被氣得說不出完整的話來。

夫人離進寺院修行就差一步，小姐今年十七了，別說嫁人，還是個不著調的性子，也不知整天腦子裡想的是什麼，未來的路要怎麼走，日子要怎麼過，這蜀家上上下下都靠她在操持著，她今年明明才十四，卻覺得自己已經四十了，世間的滄桑她都體驗過了一遍。

「小丫頭。」蜀魄嘿嘿一笑，一把攬過阿玉的脖子。

阿玉比她矮半個頭，被她這麼一弄，完全動彈不得。

「別像個老媽子似的，這日子嘛，過一天算一天，得過且過，妳總想著明天的米、明天的油、下個月的房租……活得累不累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離了皇城我們就是快樂的鳥兒，要好好享受這來之不易的自由。走，去醫館，賺銀子去。」

這世上除了生死還有什麼大事嗎？要蜀魄說，除了生死，其他的事根本不值一提，畢竟她是在鬼門關上走過一遭的人。

當初她沒哭也沒鬧，直接三尺白綾掛在了房梁上，可惜啊，閻王爺不收她，白綾斷了，她摔了個屁股墩，渾身的骨頭險些散架。

蜀魄永遠也忘不了，那夜阿玉衝進房門，小小年紀的她一把將她抱在懷裡，直呼她的名字，「蜀魄，阿玉不讓您死，阿玉以後會保護您，絕不讓人欺負您。」

那一刻，她釋懷了，好死不如賴活著，是她自己鑽了牛角尖。

蜀魄換了身衣裳，站在銅鏡前晃了一圈，「不陰不陽，不男不女，不倫不類。」

她明明梳著女子的髮髻，卻穿著男裝，這男裝還有些偏大，穿在身上鬆垮垮的。這是她爹的衣服，墨綠色，穿在身上顯得老氣橫秋，阿玉花了一個晚上收了腰身，裁短了一截，不過她換上還是大。

蜀魄心疼阿玉，不想讓她再費心了，便這麼一直將就著。

「小姐，別非得四個字四個字的往外蹦，什麼不男不女，不倫不類。」阿玉收拾好藥箱，依舊穿著那件早已經洗得褪色的黃裙子，「走了，走了。」

說罷，她拉著蜀魄的手，將人帶出了房間。

姑蘇的風景不差，柳絮在空中飄浮，柳枝隨風搖曳，姑蘇的女子楊柳細腰，風姿綽約，男兒風流倜儻，手中的摺扇在胸前搖晃。

市井上熱鬧非凡，叫賣聲、吆喝聲，各式各樣的商販沿街一字排開。

蜀魄的穿著在市井上算不得奇怪，除了好事的小姐們回頭駐足笑話一番，根本就沒人瞧她。

阿玉個子矮，背著藥箱有些吃力，蜀魄一把接過，掛在肩膀上，揉了揉阿玉腦袋，「等月底發了月錢，給妳買燒鵝吃。」

她娘皈依佛祖吃素，她們倆可還在紅塵遊蕩呢，奈何口袋裡的銀子不夠，這肉啊，一個月也就只能吃上那麼一兩回，全都指望發月錢才能奢侈一次。

「吃什麼燒鵝啊，買塊豬肉炒盤菜就好。小姐，咱們還得攢錢呢，過日子沒有個應急的銀子可不行。」阿玉小小年紀，卻操著老媽子的心，聽蜀魄說要買燒鵝，先是高興了一會兒，不過馬上就反應過來，她們不能這麼浪費。

「妳啊妳。」蜀魄沒多說什麼，兩人笑著向醫館走去。

姑蘇分東南西北四城，兩條橫縱的集市將四城分開來，東西城比較熱鬧，三教九流的人都匯聚在那，北城是文人墨客的聚集地，大都是一些富家公子，聊天喝酒，詩文會友的地方，而南城是老城區，比起其他三城要冷清些，居住的也大都是本地的老人家。

「五爺！」蜀魄還沒進門便先招呼了一聲。

老先生穿著深褐色的長衫，身形瘦弱，面上不苟言笑，抬頭瞧了眼來人，應了一聲，沒多說什麼。

蜀魄將藥箱放到自己的桌子上，打開，拿出脈枕和銀針，一一擺好，端正坐穩。

阿玉進了內堂，泡了兩杯茶出來，恭敬的將一杯放在宋五爺的桌角，一杯放在蜀魄的桌角。

醫館裡靜悄悄的，這會沒有病人，三個人都能聽見彼此的呼吸聲。

按理說這世道本是沒有女子謀生的出路，蜀魄能得到這份工作，一是她精通醫術，再來就是宋五爺的為人。

蜀魄的母親劉氏出身江湖，是藥王谷掌門人的獨生女。

藥王谷自打建派以來就沒出過什麼武學高手，但是江湖上的高手卻都要給藥王谷三分薄面，一來是因為谷內弟子能治病救人，常在江湖走，哪有不受傷的道理；二來，藥王谷的弟子不僅善用藥救人，更善用毒殺人，劉氏就是藥王谷十年來頂尖的製毒高手。

這江湖和廟堂向來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大家各過各的，可是造化弄人，劉氏偏偏喜歡上在廟堂為官的蜀岩，不顧親爹的反對，不惜和藥王谷斷絕關係也要同蜀岩在一起。因劉氏就生了這麼一個女兒，所以她把一身治病救人的本事悉數傳給了蜀魄。

宋五爺是南城的怪人，年過半百，周圍的人只知他是三年前落腳姑蘇，不知他的本名，也不知誰說他在家中排名老五，所以街坊鄰居便稱他一聲五爺。

宋五爺話少，性子冷，但是醫術好，開的藥價格公道，雖不是什麼藥到病除的仙藥，但是吃上一兩服，病情大都會有好轉。

南城住著的都是老街坊，誰的身子骨還沒點毛病呢，這些老傢伙便認準了宋五爺的招牌，但凡有頭疼腦熱都來找他。

宋五爺脾氣古怪，從不收徒弟，但是醫館忙碌的時候，他卻是分身乏術。

正好兩年前，蜀魄舉家遷到姑蘇，眼睜著身上的銀子越花越少，沒法子，蜀魄拉著阿玉硬著頭皮出來找活計，數不清吃了多少家醫館的閉門羹，最後還是宋五爺收留了她們。不過蜀魄從不占人便宜，她是雇一送二，收一份工錢，阿玉也來醫館幹活，幫著抓藥、打雜。

起初還有不少人非議，說五爺怎麼招了個女大夫，可是在蜀魄露了兩手後，大家都知道這位女大夫了不得，是有真本事的。兩年過去了，來看病的人都喚她一聲蜀大夫，再也沒人喊她女大夫了。

「五爺，今兒個怎麼這麼冷清？」若是往常，蜀魄剛落坐便會有病人登門，可今兒個她都喝完半盞茶了，卻連個鬼影都沒見著。

「人少不好嗎？」這醫館裡裡外外就他們三人，宋五爺既是大夫又要算帳，這會趁著沒人，正在整理鋪子裡的帳目。

蜀魄撇了撇嘴沒吭聲，這鋪子開張，當然是人流興旺才好，可他們這是醫館，人少其實也是好事，證明大家身體都硬朗健康，無病無災，平平安安，人活一輩子，不就圖這個嘛。

「好好好！街坊四鄰都健健康康，長命百歲。」她脖子一仰，眼神迷離的望著天花板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「五爺、蜀大夫，咳咳咳……」說曹操曹操就到，一名頭髮花白、駝著背的老者

拄著拐杖進了門。

宋五爺連頭都沒抬，伸手指向蜀魄。

「哎哎哎。」老者連忙點頭答應，「咳咳咳咳……蜀大夫，我最近咳得厲害，身子骨不行嘍，夜裡都……咳咳咳，夢見閻王爺招手呢。」他扶著桌角緩緩坐下。閻王爺忙著呢，哪來那閒功夫給您托夢招手啊。蜀魄被逗得一樂，「阿玉，給老人家倒杯溫水。老人家，手放這。」說著指了指脈枕。

「好、好、好，咳咳……」

蜀魄抬手搭在老者的脈上，小聲嘟囔著，「脾濕虛寒，肝火犯肺……」

老者耳背，聽不清，大聲問道：「蜀大夫，我是不是要準備後事了？」

一旁理帳的宋五爺面上雖然沒變化，但是手裡的筆卻是一頓，輕輕的搖了兩下頭。沉默了一會，蜀魄道：「後事倒不著急，呵呵……給您開兩服藥，回去先吃上。」她拾筆點墨，悶頭寫著藥方，諸如麻黃、百部、防風、白朮、陳皮、甘草、杏仁等等，又問：「最近家裡是不是有什麼事兒？」

「哎喲，可別說了，我那不爭氣的大兒子原本是在碼頭上做工的，不知道交……咳咳咳，交了些什麼狐朋狗友，現在整日喝酒、打牌，和變了個人似的，咳，我跟著上火……」

「老人家，喝口水吧。」阿玉乖巧的將水碗放到老者面前。

「肝火太旺，老人家，少生氣。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，身子重要，氣壞了不值當。您那兒子也老大不小了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」這家長裡短，蜀魄也不好說什麼，過日子嘛，誰家不生點氣啊。

「哎，哎……咳咳……沒法子咯，不爭氣哦。」

「阿玉，照單抓藥。」蜀魄將寫好的方子交到阿玉手上，「老人家，你身子骨硬朗著呢，後事什麼的別總掛在嘴邊，小輩的事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得過且過，要不然還能怎麼著？你說了，他也不聽不是？身體好比什麼都重要。」

蜀魄這話聽在老者耳中就如同吃了定心丸，大夫說他身子骨硬著呢，他就安心了，發出爽朗的笑聲，「行，蜀大夫說的是，不管那不孝子了，不管了，哈哈哈哈哈。」不管？說的容易，自己的孩子怎麼能不管呢。蜀魄不戳破，又囑咐了老者兩句，讓他安心，少生氣，按時吃藥。

老人家付了銀子，拎著藥包，顛顛巍巍的出了醫館。

老者剛走，又來了個挺著大肚子的孕婦，孕婦後面有兩個年輕的壯年男子在排隊。醫館的人越來越多，宋五爺收起了帳本，開始為病人診治。

日頭越來越低，待到蜀魄回過神來，外面的天已經黑了。

宋五爺那邊還有今天最後一位病人，阿玉接過方子，配好藥，將病人送出門。

蜀魄站起身，揉了揉僵硬的肩膀，伸了個懶腰，「又是一天啊！」

兩年了，來到姑蘇後，日子過得平淡，家裡、醫館兩頭跑，忙忙碌碌，當年皇城發生的一切好似過眼雲煙，有些事她都記不得了。

「收拾收拾，晚上我們去吃麵，到時候給妳娘帶回去一份素麵。累了一天，妳倆也別折騰了。」

宋五爺是面冷心熱，這兩年對蜀魄很是照顧，她心裡都感激著呢，此時也不客氣，笑呵呵的說道：「謝謝五爺！」

三人關了醫館，一路來到街邊的麵館。

都是老熟人了，麵館老闆一看來人，連忙出來招呼。

「三碗牛肉麵，二兩牛肉切厚片，再來一壺酒。」宋五爺沒什麼愛好，就喜歡喝這家的燒刀子，小酌適量，不傷身。

「好的，馬上就來。」老闆憨厚的應話，轉身進裡間忙活去了。

這麵館價格公道，到了飯點，來的人不少，鄰座都坐滿了。

「我和你說，我可聽了個不得了的大消息。」

什麼不得了的消息？國號也沒換啊，蜀魄在心裡嘀咕著。

「姑蘇城現在是閒王的封地了。」

「欸！」蜀魄一口茶水吐出來，「咳、咳、咳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宋五爺捋著鬍子，關切的問道。

「沒事，燙到了。」蜀魄瞧了眼身邊的阿玉，見阿玉眼中也浮現出一抹隱隱的擔憂，兩人豎起耳朵，仔細聽著鄰座的對話。

「閒王，皇城那位？」

「廢話，還能有誰啊，不僅姑蘇，江南這片都歸閒王了，聽說他已經從皇城出發，這會應該在來姑蘇的路上了。」

蜀魄聽到這，一口氣沒上來，咳得更厲害，「咳咳咳……」

宋五爺眯著眼睛，有些擔憂，「身體不舒服？」說著就要給蜀魄把脈。

「沒、沒，五爺，口水、口水嗆著了。」蜀魄此時此刻只想逃離這裡，但是雙腿卻根本動彈不得。

「麵來咯！」老闆將麵一碗碗擺到三人面前。

「再做份素麵，幫忙裝好，帶走。」

「好的！」

蜀魄身後繼續傳來陌生男人的聲音。

「那閒王來姑蘇做什麼？」

「還能做什麼，遊山玩水唄，皇城待膩了，來封地逛逛。」

「陛下對閒王是真的寵愛，你瞧其他皇子到了年紀，早早就被打發到封地去了，只有閒王可以一直留在皇城。江南乃魚米之鄉，多富庶的地方，多少人眼紅呢。」

「想來是這個閒字吧，因為閒來無事，整日吟詩作對，喝茶飲酒，不問政事，這點深得陛下喜歡。」

「這幾年的朝政啊，烏煙瘴氣——」男人話說一半便被打斷了。

「胡說什麼，我們平頭百姓妄議什麼朝政，小心……」

「我們這天高皇帝遠的，又不是皇城，吃個麵而已，哈哈哈哈哈，不說了不說了，吃麵吃麵。」

宋五爺本就話不多，安靜的吃著碗裡的麵，平日裡都是蜀魄和阿玉在飯桌上絮絮叨叨的說個不停，這會兩人心裡有事，誰也不想說話，因此他們這桌顯得出奇的

安靜。

吃完麵，拜別宋五爺，兩人一路無言地走回家。

劉氏整日將自己關在房間裡，此時仍在佛像前念經。

蜀魄的心還在紅塵中不斷翻騰呢，那些經文她聽一會兒就暈，按著劉氏的話就是她沒有慧根。

她也不以為意，要慧根有啥用？真金白銀才能換柴米油鹽。

蜀魄將麵裝到碗中，親自送到劉氏屋裡。

劉氏自從入了空門，就算面對親生女兒也是冷冷淡淡，說不上幾句家常話。

兩年了，蜀魄早已習慣，只要母親身體健康，她也不強求什麼了。

「娘！」蜀魄同劉氏一起跪在佛前，欲言又止。

「嗯。」劉氏穿著素雅，手上除了一串佛珠，身上沒有其他多餘的飾品，睜開雙眸，淡淡的看著蜀魄。

閒王秦班裕……算了，說了能有什麼用呢？蜀魄擠出笑容，終究還是將話壓了下去，「娘，吃飯了。」

比起家破人亡，這般平平淡淡也是老天爺的恩賜吧。

劉氏吃飯不說話，蜀魄識趣的緩緩退了出去，回到自己屋關起門來。

屋內的阿玉像是熱鍋上的螞蟻，急得團團轉，「小姐，怎麼辦？姑蘇怎麼就成了閒王的封地了？好端端的，他來姑蘇做什麼？」

「能來做什麼？遊山玩水唄。煙花三月，正是江南風景秀美的時候。」蜀魄脫下男裝，話裡雖是雲淡風輕，但心裡卻是在打鼓，她這輩子都不想再和皇城的人有任何的瓜葛。

「也是，說的在理，肯定和我們無關。」阿玉低著頭不去看蜀魄。

這一瞬間，蜀魄看到了阿玉眼裡的驚恐。

皇城的那番經歷在阿玉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陰影，包括遁入空門的母親。

這兩年，她們對當年的事閉口不提，就是不想再揭開這道傷疤。

「放心，我和他的婚約，當初不過是長輩們隨口而談，況且從小到大，我和他見面的次數十根手指頭都數得出來，我早就忘記他長什麼樣了，估計他也不記得世上還有我這麼個人吧。別嚇唬自己了，早些洗洗睡吧。」蜀魄強顏歡笑，現在這個家，她就是阿玉和娘的主心骨，天塌下來她也得扛住。

「嗯。」阿玉顫抖著身體，連連點頭，「小姐我幫您更衣。」

秦班裕是皇帝的第四個兒子，同太子一母同胞，在兄弟姊妹之中最為得寵，因不理朝政，愛好風雅，所以得了個閒王的封號，是皇城有名的公子哥，世家小姐們的夢中情人。

蜀魄同秦班裕的婚事，是她爹和皇帝喝酒一時興起，兩人誰也沒多想，一拍腦袋就這麼定下了。

蜀岩就是戲文裡的忠臣，為國為民操心，青史留名的那種忠臣，十分正直，滿身傲骨。

可在蜀魄眼中，這有什麼用呢？皇帝賢明的時候，他是忠臣；皇帝被奸臣、被後

宮的女人蒙蔽心智的時候，他就是絆腳石。

爹明明是個修書的大學士，老老實實編纂修書不好嗎，非要同那些文官一起諫言，這朝堂的事哪是黑白兩字就能說明白的，其中牽扯的利益複雜著呢。

其實蜀岩的死也不是什麼奇冤，純粹是被氣死的。他看著烏煙瘴氣的朝政，看著皇帝越發昏庸，看著這盛世凋零，百姓的日子水深火熱，一日早朝諫言不成，胸中鬱結，口吐鮮血。因怕妻子擔心，回家也不說，沒兩天便一病不起，任劉氏は藥王谷出身也為時已晚。

蜀岩在床上吊著最後一口氣時，勉強寫了篇陳情表給皇帝，暢談皇帝年輕執政時的雄才大略，再看看如今沉迷女色，任用奸臣，打壓太子……

據蜀魄所知，這篇文章最後落入秦班裕手中，她以為他會將文章呈到陛下手中，結果呢？都是一丘之貉罷了，膽小怕事，都想著獨善其身。

蜀岩是個清清白白的好官，本就沒什麼家底，脾氣又倔，在朝堂上沒少得罪人，人一沒了，那些看她們孤兒寡母笑話的、挑事找麻煩的多不勝數。

之後蜀魄心一橫，賣了祖宅，遣散下人，帶著她娘和阿玉來到了姑蘇。

至此，蜀魄由一個無憂無慮的官家小姐，一下子要撐起一個家的生計，面對著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語。

還好她挺過來了，經歷過生死，蜀魄都看開了，過一天算一天，再也不想什麼未來了。

她和秦班裕永遠不會再有交集，這輩子不會有，下輩子更不會有。

## 第二章 時隔多年再相見

世人皆羨慕秦班裕這個閒散王爺，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只要稍有不慎，他就會成為地獄裡的一縷怨魂，而如今他離閻王殿越來越近。

馬車裡，秦班裕撩起左手的袖子，一條紅線沿著上臂緩緩而下，距離手腕處只有四指的距離。

他不怕死，一想到死，心中還隱隱生出幾分解脫，可是他放不下她，終究還是放不下她。

馬車滾滾前行，駕車的黑衣侍衛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。

「還有多久能入城？」

「回王爺，半個時辰。」

「好，入城傳宋五來見我。」

「是！」

秦班裕不再說話，陷入沉思。

早先大隊浩浩蕩蕩的從皇城出發，一路不緊不慢，緩緩前行，然而這一切都是做給外人看的，事實上他早已脫離大部隊，一路快馬加鞭趕來姑蘇。

兩年了，他放任她在外隨心所欲的過活兩年了。或許這次他就要死了，臨死前，他還想再見她一面。

深夜，宋五爺急匆匆的從醫館的後門出來，藉著月色趕到東城的一處宅院。



守門的黑衣人見到宋五爺出示的腰牌，二話沒說，直接放行。

「宋五參見王爺。」花甲之年的宋五爺恭敬的向著臥榻上的男人行禮。

秦班裕靠在臥榻上，周身透著懶散的氣息，臉色有些蒼白，嗓音帶著幾分剛睡醒的困意，「這裡不是皇城，不必多禮。」

他一出皇城便有人來姑蘇傳信，宋五爺算著時日，知曉必定是快馬加鞭趕來的。宋五爺原是江湖人士，幾年前被仇家追殺，陰錯陽差得秦班裕相救，為了報救命之恩，便投身其麾下一直效忠至今。

「她，如何？」秦班裕擺弄著拇指上的白玉扳指，這塊玉他視若珍寶，一直戴在手上，不知道蜀魄手裡的那塊玉佩還在不在，本是一對，如今卻天各一方。

「蜀魄她知道王爺要來姑蘇了。」宋五爺雖已是一把年紀，但眼不花、耳不聾，今晚吃麵時，蜀魄的一舉一動他都瞧在眼裡。

他都害怕這丫頭一個想不開會連夜收拾鋪蓋走人，但是想想這個月的月錢他還沒發呢，這丫頭真要跑也會找他吧月錢要了，他懸著的一顆心才放下。

「辛苦了，這兩年陪在她身邊，幫我照顧她。」當年蜀家遭逢變故，他何嘗不想陪在蜀魄身邊，但是……他不能。

宋五爺低頭拱手行禮，不敢多言。

每月他都會傳三封信到皇城，將蜀魄的一舉一動全寫在信中，那丫頭的近況，王爺再清楚不過。堂堂閒王幫人幫到這個分上，偏偏那丫頭還完全不知曉這份恩情，他這個江湖人士都覺得憋屈。

「這個月的月俸給了她了嗎？」秦班裕像是想到了什麼一般，嘴角突然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。

蜀大人為官清廉，雖沒有深厚的家底，但是蜀魄自打出生便是衣食無憂，從一個官家千金成為落魄千金，秦班裕原本還擔心她應付不來，沒想到那丫頭卻懂得苦中作樂，明明是勒緊褲腰帶的日子，卻讓她過得歡樂無比。身在皇城的他看著一封封由姑蘇傳來的信函，每次都是打心底高興。

「還沒，怕蜀魄捲鋪蓋走人。」宋五爺歎了口氣，臉上的神情似笑似哭，可見有多無奈。

「你這兩年守在蜀魄身邊，倒是瞭解那丫頭的性子。先壓著吧，等我拜會過她再給不遲。」秦班裕按壓著隱隱作痛的左臂，「下去吧。」

「是，屬下告退。」宋五爺恭敬的退出去。

春夜微寒，秦班裕推開木窗，涼風順著縫隙擠進了屋子，迎面打在他的臉上。屋子裡靜悄悄的，除了秦班裕微弱而急促的呼吸聲外，再也聞不得其他聲音。純白的手帕上印著一朵鮮紅的「血花」，他在心中苦笑了兩聲，將巾帕折疊起來，擦乾嘴角的血。

大夫說他時日無多，這軀體也不知道還能撐多久，不過死之前能見她一面也算是死而無憾了。

蜀大人，對不住了，班裕終究還是食言了。

蜀魄除了在宋五爺的醫館當值，閒暇時也會接些私活，在姑蘇這兩年，她也算是積累了幾分名氣，甭管她是男是女、婚配與否、家裡是個什麼境況，這一身的醫術明擺著呢。

「就不能把後門打開嗎？要不然咱們把梯子搬出去，翻牆也成，犯得著一大早的就繞三條街嗎？」

雖然晉家的後院與蜀家的正門僅有一牆之隔，但是兩家的正門可是隔著三條街呢，蜀魄背著藥箱，打著哈欠，由晉府的小廝走在前面帶路。

咕嚕嚕，肚子咕嚕嚕的叫，大清早人還沒醒呢，晉家的下人便來敲門，說是請蜀魄出診。

晉家是姑蘇的富商，出手相當闊綽，接過銀子，蜀魄心裡縱使有一萬個不樂意，也得乖乖地跟著走。

「小姐，不早了，您瞧太陽都升到哪兒了，您快清醒點吧。」阿玉個子矮，近乎於小跑的跟在蜀魄身邊。

小姐在醫館是下午出診，這兩年不知怎麼的養成愛睡懶覺的習慣，她也沒法子。

「嗯。」蜀魄點頭，沒多說什麼，心不在焉的跟著晉家的小廝走。

迎面高掛的是晉府的牌匾，相當氣派，蜀魄駐足觀望了片刻。

想當初她還是官家小姐的時候，他們蜀府的牌匾都沒這氣派呢，當什麼清官啊，為國為民，還不如多花點心思在自家的老婆孩子身上，先把家裡的日子過明白了再操心國家大事，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。

蜀魄對父親是有怨的，原本的一家三口，到如今她苦苦支撐，她不知道是該怨天還是怨地，天地太遙遠了，最後只能把一腔怨氣都出在父親身上。

蜀魄跟著小廝從正門進了府，一路暢通無阻，七拐八扭的來到一座小院，門前站著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晉家的獨子晉司雲。

男人身材高挑，衣服是冰藍色的上好絲綢，繡著雅致的竹葉花紋，配上雪白滾邊，身上的穿著和他頭上的羊脂玉髮簪交相輝映。

「蜀大夫，裡面請。」兩人已不是第一次見面了，相互間少了幾分客套。

蜀魄點點頭，走了一路，著實精神了不少，跟著進了屋，一眼便瞧見床上躺著的女子。

「四小姐還想著……」尋死呢？

她話沒說完，只覺得腰上一疼，眼珠一轉，回頭瞧了眼怒氣衝衝瞪著她的阿玉，幡然醒悟。

自己剛剛實屬心直口快，不就是被退婚嘛，這尋死的戲碼還沒完沒了。

蜀魄急忙閉上嘴，看著晉司雲尷尬的笑了兩聲。

「不瞞蜀大夫，家姊今日……」晉司雲輕聲歎氣，指了指桌上的麻繩。

蜀魄上前兩步眯著眼睛細瞧著女子的脖子。

多好看的脖子啊，雪白細長，如同天鵝頸一樣，可惜一圈紅印，周邊甚至已然泛著烏青，若是再晚片刻，她就不是來出診，而是要來收屍咯。

「四小姐，命是自己的，妳自己都不珍惜，還指望旁人珍視嗎？」上吊的戲碼蜀魄也演過，雖不是為了男人，但是結果殊途同歸，一時想不開而已，想開了方才明白當初的舉動有多傻。

也不用晉司雲多說，那日蜀魄在房頂上都看得差不多了，因兩人都是女子，也不用避嫌了，蜀魄就坐在床邊，阿玉將藥箱打開。

「不就是男人嗎？有了是錦上添花，沒有……晉家家大業大，四小姐妳吃喝不愁，是這姑蘇城春天的景色不迷人，還是酒樓的宴席不好吃，幹麼總想著尋死呢？」蜀魄一手握著四小姐的手，一手用紗布蘸著藥粉，幫她處理傷口。

兩人是第一次見面，一個面無血色，躺在床上直直的望著天花板，要不是還在喘氣，和屍體沒兩樣；一個自來熟，自顧自的說著開解人的話。

「四小姐，聽蜀魄一句勸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有銀子也能讓男人心甘情願的喜歡妳，這個男人不行，咱們就換一個，天下的男人何其多，四小姐可不能吊死在一棵樹上。」

「上吊的滋味不好受，掙扎乃人的求生本能，在鬼門關前走過一遭的滋味，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明白。」那粗麻繩勒得緊，四小姐傷了喉嚨，嗓音有些怪異，不過她這會終於有了反應，不再如同屍體般不聲不響，空洞的雙眸泛起一絲漣漪，雙眼打量著蜀魄，嘴角勾起一絲嘲諷，「妳，死過？」

蜀魄哈哈大笑，「算是死過吧，不過沒死成，閻王沒收人。」

她說得雲淡風輕，可是身後站著的晉司雲卻皺了下眉。

「四小姐若真想死，我教妳個法子……」

「蜀大夫，妳……」晉司雲急忙插話。

蜀魄卻不給他繼續說下去的機會，「這。」她摸著自己光滑的脖子，「從左到右，一刀下去，切得越深越好，神仙來了都無力回天，保准妳一死就成，犯不著隔三差五的演上吊這齣戲碼。」

蜀魄的話就像刀子一樣插在四小姐的心窩裡，外室女的名頭一直扣在她腦袋上，如今連原本說好的婚事也吹了，府裡從上到下所有人都在議論，她氣憤不平，很想死，可是……每次真到那節骨眼上，她又後悔了。

大家都認為她福大命大，幾次上吊都沒死成，只有蜀魄一個人說對了，她骨子裡其實不想死。

「行了，藥上好了，四小姐放心，這藥膏是我親自調配的，保證不留疤痕。」多好看的脖子啊，要是留下一圈疤痕就太可惜了。

蜀魄笑呵呵的將藥膏扔到晉司雲的手上，「晉公子，這藥膏的錢得另算，童叟無欺，五兩。」一提到銀子，她眼裡就閃著精光，「晉公子是老主顧了，這藥膏若是換了別人，我可是要收六兩的。」

晉司雲被蜀魄逗樂了，晉四小姐尋死原本是件很陰鬱的事，蜀魄一來，房間裡的人都輕鬆了起來。

「多謝蜀大夫給了老主顧的價格。」他從荷包裡掏出銀子，遞到了蜀魄的手上。

「四小姐，想開點……」生死之事，蜀魄早就看開了，她剛剛說那麼多是出於道

義，這人命若能勸回來，是好事，若是勸不回來，冤有頭債有主，這位四小姐就算化作厲鬼，也找不到她那去。

「謝謝。」四小姐點點頭。

「我送蜀大夫出去，好好照顧小姐。」

「是。」

阿玉跟在身後，三人出了屋。

「蜀大夫，請。」

「等、等下……」蜀魄站住，望著那高高的院牆，突然間想到了什麼，瞧了眼一旁的阿玉，黑眼珠一轉，朝著晉司雲使眼色，往旁邊走了幾步，避開阿玉，「晉公子，那個……」

她肯定，那日她在房頂看戲，晉司雲發現她了。

「蜀大夫且說無妨。」明明她是主子，阿玉是下人，怎麼她會這般害怕一個小丫鬟？晉司雲心中不解。

「晉府的後院同我們家的正門就隔著一條街，晉公子是老主顧了，我也就……呵呵。」蜀魄有些不好意思，「下次若是再出診，我們就從後門走吧，更方便更近！繞到正門得多走三條街，要花一炷香的時間……」

她就是懶，能躺著就不坐著，能坐著就不站著，但是她又不好說得這麼直白，只希望晉司雲能意會她的意思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，好。」晉司雲是個沉穩的人，平日待人謙和有禮，卻鮮少表露情緒，面對蜀魄，他總是情不自禁的開懷大笑，「下次蜀大夫入府，我為蜀大夫開後門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蜀魄偷看了眼一旁的阿玉，發現她們離得不遠，剛剛她同晉司雲的話，阿玉都聽得一清二楚，這會著正氣鼓鼓的瞪著她呢。

「那，我們從後門出……出去？」蜀魄可不想再繞三條街回家了，日頭高，天熱，她可不想耗這份力氣。

最終，蜀魄如願以償，從晉家後門走了出去。

阿玉雖然氣，但是知道她家小姐就這個德行，說得再多她也不往心裡去，索性不說了。

「雖然五爺還沒給月俸，但是……」蜀魄老實的將剛剛出診的銀子悉數教到阿玉手上，「今晚買隻燒鵝吧。」

「昨天才剛吃過牛肉麵……」阿玉沉著臉。

「也沒吃到幾片牛肉。」蜀魄拽了拽阿玉的袖子，委屈的說道。

知道阿玉是吃軟不吃硬的主，每次她只要對阿玉撒嬌，便一定能事半功倍。

阿玉將銀子小心翼翼的收進荷包裡，心中默默算著下個月的開銷，最終還是妥協了，「行吧。」

小姐受到的委屈還少嗎？她又怎麼真忍心讓小姐餓肚子呢。明明她的年紀小，可是她卻更像是小姐的姊姊，一邊照顧她，一邊心疼她。

「小丫頭，就知道妳會答應。」蜀魄摟著阿玉的肩膀，兩人笑呵呵的走向自家的大門。

殊不知身後的門留有一條縫，男人透過門縫看著兩人的背影，將她們的對話聽在耳中。

真是個有趣的女子。

下午，宋五爺罕見的不在醫館坐鎮，蜀魄和阿玉兩人忙得焦頭爛額，直到天黑了宋五爺才匆匆回來。

蜀魄癱在椅子上，身心疲憊，「五爺，這個月得加錢啊。」

她累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，阿玉也好不到哪兒去。

「沒、沒問題。」宋五爺捋著花白的鬍子，說話有些支支吾吾的，「這個月的帳目我還沒釐清，月俸過兩天便給妳。」

兩年了，宋五爺從沒拖欠過月俸，這個月……蜀魄疑惑了片刻，算了，只是晚兩天的事，自己今天剛得了銀子，也不急於這一時半刻。

「五爺，那我們先回去了，關門的事交給您了。」

目送著蜀魄和阿玉出門，一直緊繃著心神的宋五爺方才長舒了一口氣。

他人在江湖，半輩子光明磊落，自從投入閒王麾下，雖從未做過違背良心的事，但……總是這般欺騙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，他心裡也是堵得慌。

回家路上，蜀魄喜孜孜地，不僅買了隻燒鵝，還得了一壺黃杏果酒，一路蹦蹦跳跳的回到家，一掃整日的疲憊。

阿玉今日累得不輕，沒心思陪蜀魄喝酒賞月，她連飯都沒吃，回屋躺到床上便睡了。

今日兩人回來得晚，劉氏屋裡黑漆漆，一看也是早早就歇息了。

蜀魄拎著酒壺和燒鵝抵著嘴，推門，屋裡黑漆漆的，一陣疲憊感突然襲上全身。她是心大，但並不是沒心沒肺，夜深人靜的時候她也會孤獨，也會懷念過去的美好時光。

蜀魄點上蠟燭，房間內燭光跳躍，一回頭，險些被嚇得靈魂出竅。

椅子上坐著一個男人，身形消瘦，烏髮被玉冠高高束起。他生著一張好看的容顏，五官清秀，眸如流水，薄唇、高鼻梁，不過面色卻如白紙一般。

以蜀魄兩年的行醫經驗，眼前的男人時日無多了。

她後退了半步，面對著男人，雙手背到身後，摸索著，緊緊的握住花瓶。

原以為自己早就忘記了男人的容貌，如今故人相見，她一眼就認出了他，「民女參見閒王殿下。」他是皇族，她是平民，該有的禮數還是要有。

秦班裕的手肘撐在桌面上，手掌托著下顎，自始至終臉上都掛著淡淡的笑容，「行刺皇子是要誅九族的。」

什麼是惡人先告狀？就這眼前這般，明明是他擅闖她閨房在先。不過蜀魄還是識趣的放下身後的花瓶，說話時依舊離秦班裕遠遠的，「誤、誤會，民女哪敢呢。」

她的腦袋裡就沒想過，他們還會有再見面的機會。

死寂，屋內的氣氛只能用死寂來形容。秦班裕笑而不語，蜀魄凝神靜氣，眼神一

刻也不敢從秦班裕身上離開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他會出現？她們蜀家同皇城早就沒瓜葛了，她和這個男人那紙荒唐的婚約，誰都不想認。發生了什麼？他為什麼要夜闖她閨房？

蜀魄不敢叫人，這宅子裡就三個女人，與其三人涉險，不如她一個人來扛。

「咕嚕嚕、咕嚕嚕、咕嚕嚕……」突然間，蜀魄的肚子不爭氣的叫出了聲。

「不吃嗎？燒鵝還是趁熱吃的好。」秦班裕指著桌上的食物，隔著荷葉，他都聞到了鵝肉的香味，還有黃杏酒，這丫頭還真是好吃。

「呵、呵呵。」蜀魄乾笑了兩聲，揉了揉肚子，長夜漫漫，該來的躲不掉，若是真要死，她也不能做個餓死鬼。

蜀魄撞著膽子走到桌前，坐在秦班裕對面，打開包裹著燒鵝的荷葉，小鹿般的眼睛防備地盯著秦班裕看。

秦班裕懶洋洋的抬起眼眸，眼中是蜀魄看不懂的思緒。

明明是個將死之人，他怎麼還能笑得這般開心？不過，他怎麼會就要死了呢？沒聽說閒王生了什麼重病啊。蜀魄咬著鵝肉，食不知味。

還是姑蘇距皇城太遠了，有些消息傳不進來……

「好吃嗎？」頭頂上方傳來清冷的嗓音。

「還成。」這會緩過神來，蜀魄方才品出嘴裡的滋味。

「我也想吃。」

蜀魄瞪圓了眼睛，都忘記嘴裡還含著肉，微張著嘴，一副見鬼的表情看著秦班裕，三兩下快速的將嘴裡的肉吞嚥下去。

伸頭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，與其這麼提心吊膽的活著，不如先發制人。

「不知閒王殿下深夜來訪，所為何事？」到底是什麼事？天塌了嗎？天塌了還有高個子頂著，怎麼輪也輪不到她蜀魄。

秦班裕明顯沒有要回她話的意思，看著桌上的鵝肉，一言不發。

「殿下隨意……」蜀魄無奈地將燒鵝向著秦班裕的方向推了推。

秦班裕是皇子，衣食住行都要遵從皇家的禮儀，他吃得慢條斯理，若是別人看了定會覺得賞心悅目，可是瞧在蜀魄眼裡，卻是越發的火從心生。

他吃完一塊肉的功夫，她都嚥下三塊了。曾經的她吃飯也是這般慢條斯理，不過後來因生活所迫，便越發快了起來。

「兩年過去，妳倒是沒什麼變化……」

蜀魄心道：這話說得好像他們之前很熟一樣，明明在皇城時也沒見過幾次面。

「依妳所見，我還能活多久呢？」秦班裕忍著胸口的疼痛，雖然她並不會擔心他，但是他依舊不想讓她看見他狼狽不堪的一面。

蜀魄一聲嗤笑，他的生死與她何干？「閒王殿下怕是問錯人了，御醫在皇宮。」袖中，秦班裕緊緊的攥著那枚白玉扳指，眉眼間是一閃而過的悲傷，只可惜蜀魄並未捕捉到。

蜀大人臨終前拜託他照顧好蜀魄，無論如何也要保住她的命，他做到了，寧願讓蜀魄恨她、討厭他，也要完成蜀大人的遺願。

他想活下去的，活下去可以一直保護蜀魄，可是如今……

「咳、咳、咳……」胸口處撕心裂肺的疼痛再也忍不住了，秦班裕一手壓著胸口，一手顫抖著抽出絲帕，慌張的捂住嘴，用力狠狠的擦拭嘴唇。

儘管秦班裕極力掩飾，可是那抹血紅依然映入了蜀魄的眼簾。

秦班裕在皇城到底發生了什麼？他的身體顯然撐不過兩個月，都這個時候了，他還跑來姑蘇遊山玩水？倒不如好好待在皇城，讓人等著給他收屍。

「御醫說，活不過兩個月。」御醫說他的毒已深入骨髓，無解。

蜀魄聽完，並沒有說什麼。

兩年了，她對秦班裕的恨還剩多少呢？她自己也說不上來。

爹要名垂青史，可是秦班裕是閒王啊，人家本就想當個清閒王爺，他不呈交那封奏摺是不想給自己惹麻煩吧。人之常情，當時的她是鑽了牛角尖，因為爹和他素來交好，她才以為他會出面完成爹的遺願。

罷了，往事過眼雲煙，她幹麼還要和自己較勁呢。

「你這是毒，不是病。」蜀魄的心不是冰塊，瞧著眼前人這副模樣，尖酸刻薄的話她也不好再說出口了，「手拿上來。」

畢竟是父親的舊友，他不仁，她不想無義，既然見面了，不妨先看一看。

秦班裕一愣，沒想到蜀魄會想要幫他。蜀大人的夫人是藥王谷的傳人，此事朝堂上的人大多是清楚的，蜀魄從小耳濡目染，醫術自也是高明的。

「手！」蜀魄有些不耐煩的又說了一遍，她本就不待見眼前的人，固然沒什麼耐性可言。

秦班裕抬起手，放到桌子上。

蜀魄故意不去看他，一邊吃著肉，一邊隨意診脈，原本是抱著應付一下的心態，然而……她皺眉，抬頭看秦班裕，緊咬著下唇，再皺眉，收回手，低頭沉思了片刻，手指再次搭在他的手腕上。

「你到底得罪了什麼人？」蜀魄吃驚得連閒王殿下四個字都直接跳過了。

不是閒王嗎，不是不問政事的閒散王爺嗎？他擋了誰的路？朝堂的爭鬥，她也只是一知半解。

「這毒有個頗為文雅的名字，名為綠琉璃，由十二種毒草淬煉而成，若要解毒需配置出十二種解藥，且這十二種解藥還不能相剋，每種毒草都有三種以上解毒的法子……」這可比用刀劍殺人麻煩多了，「最後的一個時辰，伴隨著五臟六腑巨痛，七竅流血而死。」

「嗯。」秦班裕淡淡的應了一聲，顯然並不覺得死是什麼大事。

蜀魄無心朝堂爭鬥，或者說，這天下姓不姓秦，她都不關心。「我雖略懂些醫術，不過這毒我此刻解不了。」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原來秦班裕是來找她解毒的。

她誤會了……秦班裕心中苦笑，他何嘗不知道自己是將死之人，他只是單純的想來親自看看她，不是躲在暗處窺探她。能在死之前同她說說話、聊聊天，聽聽她的聲音，他便心滿意足了。

姑蘇是個好地方，風景秀麗，如今還是他的封地，兩個月的時間足以讓他在城中

安插好人手，保她後半生平安順遂。

「我早已將後事準備妥當，死後便將屍骨埋於姑蘇。」秦班裕給自己倒了杯酒，半杯入喉，便劇烈的咳了起來。

以他這情況，用上百年的人參靈芝吊命，沒準還能撐足三個月，可是若是每日喝酒消愁，不用一個月就可以去閻王殿報到了。

蜀魄抬手擋下了秦班裕的手腕，「殿下，肉可以吃，酒……就免了。」倒不是她心疼，她是怕他咳得厲害，將她娘吵醒。

其實她娘是頂尖的製毒高手，不過……蜀魄咬了下嘴唇，到嘴邊的話還是忍住了。至於他所說的……他是皇子，就算死也是要入皇陵的，埋在姑蘇算怎麼回事？

「還是葬在皇陵好了。」心裡的話脫口而出，醒悟時早已為時已晚，蜀魄慌忙捂住嘴，起身行禮，「民女失言了，還望殿下莫怪。」

「怎麼，對本王的骸骨竟也這般厭煩？」秦班裕掩去眼中的落寞，生時不能同她在一起，死了，他想守著她、護著她也不行嗎？「咳，咳，咳……」

「殿下、殿下……」眼見鮮血從他的嘴角流出，沾染在純白的衣襟上，蜀魄慌亂地伸手要去幫忙，卻被秦班裕緊握住了手腕。

「別碰，髒！」

他雙目猩紅，另一隻手端起茶碗，將嘴裡的血混著茶一飲而盡。

蜀魄愣住了，往事湧入腦海。

秦班裕有著皇城第一公子的名號，不僅因為他是皇子，更因為他有著俊美的容顏。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她七歲，那一瞬間，她覺得秦班裕是神仙下凡，他的美無關性別，只是純粹的好看。

這一眼，她對他是喜歡的，倒不是什麼男女之情，只是單純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。而今秦班裕面色的蒼白和嘴角的鮮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，病弱的「美人」也是這般的讓人賞心悅目。

蜀魄急忙將思緒拉回現實

秦班裕用盡力氣握住蜀魄的手腕，欣喜湧上心頭。

溫熱的，她身體的熱度，還有她剛剛緊張的神情，這些看在他眼中，猶如上天的恩賜。

鮮血在不斷的滴落，可秦班裕卻只是盯著她看，一動不動。

蜀魄無奈，只得抬起另一隻手，犧牲自己的袖子，輕輕的幫秦班裕擦去嘴角的血跡，「殿下……」她心中有愧，覺得不應將心裡話說出來，遂低頭小聲解釋著，「不是厭煩，皇子入皇陵，這不是皇家的規矩嗎？」

「詭譎的朝堂，陰冷的皇宮……姑蘇風景秀美如畫。」還有，妳也在這裡，「葬在這裡，我安心。」

蜀魄沒有急著抽回手，「殿下，天色不早了，還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」

有些事也許並不是她表面看到的那般，最起碼，秦班裕並不是個閒散王爺，他一定參與了什麼、謀劃了什麼。

她的思緒很亂，秦班裕的為人、當年的事還有如今的他……她想一個人靜靜。



「好！」今日他鼓足了勇氣來同她見面，如今已足矣。  
秦班裕沒多做停留，強撐著想要起身，奈何剛剛吐血傷了元氣，試了兩次都沒站起來。  
這般逞強做什麼，她可是個可以幫忙的大活人。蜀魄將人攙了起來，「可有人同殿下一起來？」以秦班裕此時的身體，自己走出這個門都困難。  
話音剛落，清風拂面，門被人從外面推開，門口站著黑衣侍衛。  
「天色不早了，不必相送，歇息吧。」秦班裕笑著說道。  
侍衛恭敬的扶著秦班裕，蜀魄呆呆的望著他的背影，他的話有氣無力，在她耳邊飄過。  
蜀魄靜靜在站在門口，望著他遠去的背影。  
她的心有點亂！

Crescent Family